

JASMINE WOMEN 侯咏·编著

茉莉花开时



情感文字
摄影机中

JASMINE WOMEN

侯咏·编著

茉莉花开时

情感文字
摄影机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茉莉花开时 / 侯咏编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8

ISBN 7-80211-159-5

I. 茉...

II. 侯...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②电影-创作方法-中国-参考资料

IV.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0217号

茉莉花开时

编 著:侯 咏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66509360 66509350(编辑部) 66509364(发行部)

h t t p ://www.cctpbook.com

E-mail:edit@cctpbook.com

装帧设计:迷谷设计室

图片摄影:李祖荣(特殊标记除外)

责任编辑:百忠露 曲建文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开

字 数:300千

印 张:27.375

版 次: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11-159-5/I·122

定 价:60.00元(全二册)

侯咏电影作品及奖项



导演:

- 1990—1991年《天出血》。
- 2002—2003年《茉莉花开》，
2004年 第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2004年 CCTV6·第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大奖-最佳剧情片，
2004年 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名，
2004年 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
2005年 韩国光州国际电影节观客奖。

摄影师:

- 1984年《猎场札撒》。
- 1985年《盗马贼》。
- 1986年《孙中山》，
1988年 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
1992年 第1届中国电影摄影学会1986年度优秀摄影奖。
- 1987年《晚钟》，
1990年 第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
1992年 第1届中国电影摄影学会1988年度优秀摄影奖。
- 1989年《联手警探》。
- 1992年《蓝风筝》。
- 1992年 美国柯达公司个人电影荣誉贡献奖。
- 1993年《天国逆子》。
- 1996年《鸦片战争》，
1997年 第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
- 1997年《Lani-Loa》。
- 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
1999年 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提名。
- 1998年《我的父亲母亲》，
2000年 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
- 2001年《巧凤》。
- 2004年《春闺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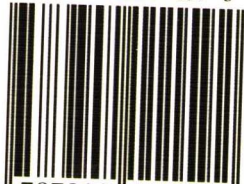
影片主创名单

出品：北京万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
保利华亿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出品人：李旭东 李博伦 杨步亭
董平 滕站
策划：王顺生 王军 陈伟东
制片人：韩三平 李旭东
监制：田壮壮
导演：侯咏
编剧：张献 侯咏
摄影：姚晓峰
美术：闵宗泗
造型设计：陈顾方 董仲民 沈东生
录音：吴凌
剪辑：战海虹
作曲：苏聪
制片主任：马文华

主演：章子怡 陈冲
姜文 陆毅 刘烨

ISBN 7-80211-159-5



9 787802 111592

ISBN 7-80211-159-5/1 · 122
定价：60.00 元（全二册）

责任编辑：百忠露 曲建文
封面设计：经雷



目 录

小说《妇女生活》	1
娴的故事	1
芝的故事	12
箫的故事	24
文学剧本《茉莉花开》	39
第一章 茉	39
第二章 莉	67
第三章 花	95
张艺谋剧本修改意见	123
田壮壮剧本修改意见	139
分镜头剧本《茉莉花开》	147
附录	215
导演手记	215

《茉莉花开》前期计划表(节选)	230
《茉莉花开》拍摄计划表(节选)	231
《茉莉花开》剧本分解表(节选)	234
导演涂鸦	242
美术师所绘场景设计图	251
 后 记	 255

小说《妇女生活》

苏 童

娴的故事

汇隆照相馆坐落在街角上，漆成橘红色的楼壁和两扇窄小的玻璃门充分显示了三十年代那些小照相馆的风格。橱窗里陈列的是几个二流电影明星的照片和精心摆设的纸花。那些女明星的美艳和欢乐对于外面凄清萧条的街道显得不合时宜莫名其妙。从远一点的高处看汇隆照相馆，它就像一只打开的火柴盒子，被周围密集的高大房屋挤压得近乎开裂。有时候可以看见一只燕子从那里飞起来，照相馆的屋檐下曾有过燕巢。如果再注意后窗，还可以发现晾衣竿上挂着的女人的小物件和旗袍，没有男人的东西。

那是娴的家。娴的父亲去世后，汇隆照相馆由娴和她的母亲经营。娴那年只有十八岁，刚从女子高中毕业。她不懂照相业的经营之道，并且对此也不感兴趣。娴眼睁睁地看着家里这份产业破败下去而一筹莫展。有一天她梳妆打扮好准备去电影院看好莱坞片子时，母亲把她堵在楼梯上说，记住，这是最后一场电影，明天你要坐柜台开票了。我已经把开票的辞退了。娴说，为什么？她母亲说，什么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家里的底细，没人上这儿来拍照，拿什么付人家工资？只有靠你和我自己了。

1938年，娴在照相馆里开票。生意每天都很清淡，娴聊以打发时间的是各种电影画报。她喜欢看电影，但现在看得很少了，因为白天离不开柜台，而晚上出门又受母亲的种种限制，娴只能在画报上寻求一种飘渺的慰藉。她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胡蝶和高占非，还有袁美云。在女中曾有人说娴长得很像袁美云，娴淡淡地说，袁美云去我家照过相，她也这样说的。她喜欢披斗篷，很高级的英国货，上面有金线和珍珠。那时候娴被认为是见过世面的人，深受女生们的信赖和羡慕。现在当娴手握《明星》画报，枯想往事时心情不由烦躁忧郁起来。娴是个不安份的女孩。

侯咏：孟老板的出场可以这么设置——娴在照相馆看明星画报的时候孟老板进来，玻璃反射的强光照在她的脸上，光和风代表着男人的侵略性，预示着男人在女人命运中的突然闯入。全篇中重要的三个男人的出现，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外面刮着风，透过玻璃门，可以看见穿着臃肿的行人和漫空飞舞的梧桐树叶，街角上的美丽牌香皂和花旗参的广告画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有一个人推开了玻璃门，摘下了头上的礼帽，他手中的银质司的克的光泽异常强烈。正是这种光亮让娴猛地从画报上抬起头来，她看见那个男人站在柜台前约五尺远的地方，手执礼帽向她颌首微笑。娴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总说她有一种晕眩的感觉，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

* 小说和剧本正文旁的贴士部分节选自侯咏（导演、编剧），张献（编剧），杨磊、陈袅袅（导演助理）对小说、剧本改编的三次讨论纪要。

先生，拍照吗？

不，我不拍照。

那么你取照片？把收据给我吧。

不，我不拍照。但我想给你拍一张。那人说。

娴看见孟老板把礼帽和司的克放在长沙发上，慢慢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型相机。他往后退了一步，对娴说，就坐在那儿，手放到柜台上，托着下巴。娴下意识地按照要求摆出了当时最流行的拍照姿势。镁光灯咔嚓一闪，她听见孟老板说，好了，多么自然的表情，太好了。

后来当娴的那张照片登在《明星》画报上时，她已经成为孟老板的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娴放下了照相馆的工作，投身于梦寐以求的电影业。1938年冬天，娴与孟老板的关系飞速发展，她与孟老板双双出入于舞厅和跑马场，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也就是这年冬天，娴拍了她一生最初的两部也是最后的两部片子。一部是清代宫廷片，娴在里面扮演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宫女，是配角。而另外一部是很重要的角色，娴扮演一个卷入三角恋爱的摩登女性，最后悲惨地投河自尽。

娴很快搬离了她家的照相馆。孟老板为她准备了一套公寓房子，那是配有电梯的八层楼房，楼下有弹子房、舞厅和咖啡馆，孟老板经常在那里玩至深夜，然后乘电梯到八楼娴的房间来度过一个甜蜜的夜晚。娴知道孟老板是有妻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及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显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

母亲经常打电话到公寓来，向娴叙述照相馆生意的苦经。娴对此感到厌烦，她对母亲本来就没什么感情，更难以忍受她的絮叨。后来她抓过电话，只要听到是母亲的声音，就啪地挂上电话。

1938年春天的一次出游，给娴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娴和公司的女明星们一起到苏州春游，其中包括陈云裳和袁美云等大明星。她们坐在一条大木船上，一边啃甘蔗，一边欣赏河两岸初春的田园景色。船快到虎丘塔时，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照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响成一片，娴在这个时刻充分体会了荣耀和快乐。她后来一直保存着那次春游的照片。照片上娴和一群女明星坐在船头上，她们都在啃甘蔗。背景是虎丘塔和大片盛开的油菜花地。

娴在年老色衰以后经常从箱底找出那张照片，细细地端详。昔日的

侯咏：增加几场能表现出两人关系进展的戏。比如说，先是孟老板让娴去试戏；她要出门试戏被母亲阻止，她毅然离去；晚上试完戏，她从棚里出来，孟老板就在外面等，用车接她去公寓；当天孟老板没有留宿，离开了；然后就是戏很成功，有一天早上孟老板送杂志过来，他把画报从门缝塞进来，娴打开门，就看到孟老板手里拿了一束花，娴很高兴地拥抱孟老板，两人发生了关系。

张献：小说里提到，怀上芝是因为那一次孟先生拒绝使用保险套。那个时候的女人不会像现在的女人这么清楚，不可能这么老练。我们把人写得简单一点比较好。

侯咏：性格一定要突出明确，不一定要复杂。

张献：第一个姻的故事，实际上是全篇女人主题的一个前提。所以它不必表现得太复杂，尽量单纯地进行下去，以便给后边的工作提供支点。因为其他的東西，在后两个女人身上又展开、深化了，所以我们不必反复地塑造一个又一个多面的人。

侯咏：姻因为怕疼而没有堕胎，孟老板在此后应该是一种坚持的态度，只是由于日本人进入上海，他才不顾姻，逃去香港。在前面不要表现出姻的失宠，在医院门前孟老板不要再骂那句“臭婊子”，这样人物会过于表面化。我们可以设想，从医院出来以后，孟老板还去接过姻几次。姻一直有一个从窗户向楼下看的动作，孟老板在楼下等她。但最后一次她再看时，孟老板已经不在，楼下是经过的日本兵。

美貌和荣华随时光流逝一去不返，它们如此短暂脆弱，她甚至无法回忆1938年命运沉浮的具体过程。多少年来她已习惯于把悲剧的起因归结为那次意外的怀孕。另外，她也不能原谅孟老板的错误，有一次他坚持不肯用那种美国产的保险套，酿成了她以后一生的悲剧。

在姻的妊娠反应日趋强烈后，孟老板驾车把姻送到一家僻静的私人医院。姻坐在一张长凳上，等着医生给她进行堕胎手术。恐惧使姻浑身颤抖，她脸色苍白，无望地看了看孟老板。孟老板坐在旁边读当日出版的《申报》。他对姻说，别怕，一会儿就好了。当女演员的都上这儿来，朱医生的医术相当高明。姻摇了摇头，她说，我怕，我真的怕极了。

手术室内传来一种清脆的刀剪碰撞声，里面好像正在进行手术。姻听见一个女人凄厉地尖叫着诅咒着。她瞪大眼睛倾听着，整个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突然姻从长凳上跳起来，双手掩面冲出门外。孟老板追出去，拉住她的手说，你怎么啦？你跑什么？姻哭泣着说，我怕，我不做这个手术了。孟老板的脸沉了下来，他说，别耍小孩脾气，这手术非做不可。姻抓住汽车车门上的把手，头靠在车窗上哭泣，她说，送我回去，求求你送我回去吧。孟老板站着不动，他说，你到底怕什么？姻说我怕疼，我实在怕极了。孟老板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拉开车门，将姻粗暴地推上车，姻听见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脏话，臭婊子。

姻就是从这一天失宠于孟老板的。当时她十八岁，在应付男人方面缺乏经验。她错误地幻想等腹中孩子降生后孟老板对她的态度会重新好转。姻后来闭门思过，她想如果那天做了手术，一切都会好起来。悲剧的另一个起因是她太年轻，她怕疼。就因为怕疼断送了以后的锦绣前程。

这年春天，日本人开进了城市。混乱的时局和混乱的秩序下人心浮躁。街道上人迹稀少，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枪声。姻蛰居在公寓里，每天凭窗眺望灰蒙蒙的天空、街道和行人，心乱如麻。宽松的裙裾再也不能掩饰她孕妇的体态，她的脸上长出了一些褐色的蝴蝶斑。她不能也没有片子可演，终日无所事事，惟一盼望的事情是孟老板来。但孟老板几

乎不来了。她打电话到公司到孟宅,甚至跑到楼下弹子房去找他,结果每次都失望而归。

有一天娴接到电影公司的电话,让她务必去公司一趟。娴不知道是什么事,她精心打扮一番叫了一辆出租车。在车里她用小镜子不时地评判自己的容貌,担心会引起其他女演员的攻击。当她到达公司时,才发现气氛异样,到处乱糟糟的,服装、道具和损坏的灯架扔得满地都是。一个摄影师站在布景棚高高的横架上对她喊,散伙啦,散伙啦,赶紧去领最后一笔工资,去晚了就领不到了!娴慌慌张张地挤进抢领工资的人群中,她问一个女演员,孟老板呢?那个女演员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还提醒你那个孟老板,他卷走全部股金逃到香港去了。娴当时如遭巨石击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随即昏倒在嘈杂的人群里。

灾难不期而至地降临了。娴在公寓的床上度过了难挨的三天。她天天瞪着天花板,用所有肮脏的字眼咒骂着孟老板。她把孟老板的丝绸睡衣剪成一条一条,从窗口扔出去。第四天邮递员送来了一张汇款单,是孟老板从香港寄来的。娴瞥了一眼汇单上的数目,轻蔑地冷笑了一声,她对邮递员喊,谁要这几个臭钱,给我退回去。当邮递员疑惑地离开后,娴又后悔起来,她已经没多少钱了。她似乎看见黑暗的未来就埋伏在明天、后天,她以后该怎么办?这时候娴再次清醒起来,她突然想起在医院的事情。她想如果我不从医院里逃走,如果那天顺从孟老板而不是惹恼孟老板,情况就不会变得这样糟,也许这时候她跟着孟老板一起去香港了。娴揪着自己的头发,这时她深深地体会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感觉。

公寓管理员登门的时候,娴从他尴尬的脸色中预感到了什么。她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听见管理员絮絮叨叨地诉说他的苦衷。娴打断说,你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房子不是付过款了吗?管理员说,是付过了,但付的是一年的租金。娴说,那就对了,不是说一年吗?我住进才半年呀。管理员面露难言之色,他搓着手想了想说,反正孟老板已经远走高飞了,我就向你抖个实情吧:你住进来之前孟老板已经租过半年了,那会儿是另外一个女演员住这儿。娴不再说话,她把枕巾抻了一下,捡起上面一

侯咏:娴到电影场去找孟老板,结果发现人已经散了,在化妆间她遇到一对偷情的男女。男人走后,女人告诉她,孟老板已经卷款逃往香港了。这里要刻意地制造那种乱的感觉。

侯咏：我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这一点，当嫫坐黄包车的时候，她回头看八楼的窗户，里面是她自己正在招手。嫫听到那个女人在哭，实际上就是她自己。这种感觉是我非常想要的，我想把它更加形象化，不但有哭声，还要有一个明确的她自己的形象，在向自己招手告别，这有点像女人照镜子的感觉。这种手法我想在这部影片中多次出现，会有一种审视自己的感觉，反思的感觉，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手法。

根细细的发丝凝视着，她说，我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赖在这儿的。

一个初夏的早晨，嫫离开了那座豪华公寓。天空高而清澈，微风吹动公寓门口的夹竹桃的红色花朵。嫫跟着脚夫走向黄包车前，她回头仰望着八层的那个窗口，天鹅绒的窗帘依然半掩，她听见窗内有人哭泣，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嫫用手捂住耳朵，哭泣声仍然持续。嫫真的听见自己在八层公寓里大声哭泣，那不是幻觉而是另一种现实。

去哪儿？车夫回头问。

随便。嫫说。

你想逛商店还是游乐场？车夫又问。

哪儿也不去。送我去汇隆照相馆。嫫说。

小姐原来想去拍照。车夫疑惑地说，那小姐干吗要带两只箱子？

别废话了。嫫突然尖叫起来，送我回家！回家！

嫫提着两只箱子推开了汇隆照相馆的门。外面玻璃橱窗里的明星照片已经更换成花圈和寿衣，她没有注意，直到她走进店堂，看见一排各式花圈悬在半空中，嫫才发出了惊叫声。寿衣店的老板认识嫫，他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嫫把箱子放下来，惊魂未定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寿衣店老板说，你母亲上个月就把店面盘给我了。她还在楼上住，你去问问她吧。

楼上原来放摄像架的地方现在放着一只煤炉。炉子上炖着一只砂锅。嫫闻到了鸡汤的香味，她这才想起已经几顿没吃饭了。她揭开锅盖，不顾烫手就掰下了鸡腿送进嘴里。房门轻轻地打开了，嫫不用回头就知道她母亲站在身后，嫫仍然吃着鸡腿。

你怎么回来了？母亲说，不当电影明星了？

公司解散了。嫫说。

你那个大老板呢？他不要你了？

死了。嫫说。他死了，心脏病发作。

撒谎。把你的身子转过来，让我看看你的肚子。

有什么可看的？娴吐出一根鸡骨，她说，你不是也大过肚子吗？

贱货。母亲怒喝一声，让人把肚子搞大了回家下种吗？谁让你回来的？

这是我的家。娴走到原来她住的房门口推门，门推不开，里面上了插销。娴拼命推着门说，谁在里面？是一个男人吧？

门开了，果然是一个男人。娴认识他，是国光美发厅的老王，经常替她母亲做头发的老王。娴对老王笑了笑，然后又回头对母亲说，谁是贱货？你才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个不要脸的贱货。她看见母亲的脸色紫涨着说不出话，心中有一种复仇和得胜的快乐。她已经好多天没尝到快乐的滋味了。

娴从前的闺房现在弥漫着一股气味。她知道这是为什么。她现在非常痛恨这种气味。她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猛然看见离家前随手放于窗台的那盆三色堇依然鲜活，小巧玲珑的花朵和纤细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静若处子。娴面对着三色堇潸然泪下，这是她的第一次哭泣。

在寿衣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挂钟嘀嗒嘀嗒地走动，娴临窗而坐，计算着时间怎样慢慢地消失。她无事不出门，害怕别人看见她怀孕的模样。娴无望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这是她一生中最灰暗沉闷的时期。

娴看见楼下那些披麻戴孝的人从店里搬走一个又一个花圈，寿衣店的生意比照相馆红火多了，因为每天都会有人死去。娴不无辛酸地想，也许她应该买一个花圈祭奠她这一段绝望的生活。

整个夏季炎热多雨，雨点枯燥地拍打照相馆的铁皮屋顶。娴注视着雨中的街道，心如死水。有一天她看见一个小报童在雨中奔跑，狂热地向行人挥动手中的报纸。特大新闻，特大新闻，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身死。娴想看那份报纸，她喊住那个报童，从窗口吊下去一只小竹篮和零钱，买了报纸。她看见了阮玲玉最后的仪容，她的微笑因死亡变得异常美丽动人。娴把报纸细细读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她想如果她一样地吞药自杀，舆论是不会这样强度轰动的，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她死

张献：在江南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叫“看野眼”，女孩子趴在窗口向外张望。这是违反家规的动作，同时这个动作是有象征性的，表示这个女人非常郁闷。这是一个希望与外界联系的窗口。

侯咏：我觉得拒绝抚养费不好，这使人物太单片了，而且作为一个南方弱女子，我觉得她不会这样的。是不是可以开始拒绝，然后再反悔。另外，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她事后又给孟老板写过无数封信，香港方面都说查无此人，如果她把那个东西退了，又从哪儿找来地址去给孟老板写信呢，所以她只有收下钱，才能根据这个给香港写信。娴这个人物，通过打胎这件事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明大理的人，所以她不会作出这种态度鲜明的事情。

侯咏：其实在芝生下来以后，娴对芝的态度应该是有一个变化的，这应该有一场戏。比如说，娴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在她喂养芝时发现芝长得很像自己，就发出感叹：“你像我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是最命苦的女人。”这一段话也许可以换一个方式从娴的母亲嘴里说出来。在这之后娴就开始承担对芝的养育责任，也不会显得那么冷酷了。

杨磊：既然重点在养育的上面，就突出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在老王进入的那个段落里面，是不是可以把芝的年龄提大一些，比如说一两岁，这样她就可以是一个旁观者，介入到故事里来，使得芝以后为何会有那种不近人情的性格，在这里可以做一些铺垫。

去抑或活着对这个世界都无足轻重。

娴的产期将至，她母亲对她说，你准备在哪儿生这杂种？娴说随便。母亲说就在家喊个接生婆吧，别出去丢人现眼的。娴说随便，现在我连死都不怕，还怕疼吗？

1938年10月，娴在照相馆楼上生下了一个女婴。女婴只有四斤重，抱在手上好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那个女婴就是芝。

娴曾经给孟老板去过好几封信，索要芝的抚养费，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有一封破破烂烂地退回了，封皮上有查无此人的字样。娴恨透了孟老板，这种仇恨也影响了她对芝的感情。她很少哺乳，也很少给婴儿换尿布，她想婴孩也许活不长，她也可能活不长，没有必要去履行母亲的义务。很多时间娴在芝嘶哑的哭声中安然入睡，产后的娴更加慵懒了。

芝却以正常的速度生长着，她从早晨啼哭到深夜，但她活着。娴有一天细细地打量了芝，发现女儿的眉眼更多地像自己，而不像孟老板，这使娴动了恻隐之心，她把乳头塞进芝的小嘴里，拍着芝说，你要像我？像了我以后没有好下场的。我是世界上最苦命的女人。

产后的娴不事修饰，终日蓬头垢面，她很长时间不照镜子。再次站到镜子前她几乎认不出自己，身材变得肥胖不堪，而那双曾备受摄影师称赞的凤眼也因嗜睡失去了光彩。她想以她这种模样是再也无法上银幕了。

理发师老王频繁地进出于娴的家中，娴看不起这个瘦小的女人腔的男人。她从来不与老王说话，而老王总是有话无话地搭讪。在饭桌上老王一边赞美菜肴的味道，一边用膝盖轻轻地碰撞娴的腿。娴把腿缩回来，说，恶心。娴的母亲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前因后果，她对娴说，嫌恶心你别吃，谁让你吃了？娴觉得这种情景很有趣，像电影中的场面，但却真实地出现在她的家庭生活中。另外，她也觉得母亲很可怜，活了半辈子后把自己托付给这个没出息的男人。娴还担心母亲会不会把积蓄倒贴

给老王。如果是这样，娴不会听之任之，她会做主把老王赶走。

预料不到的是事情后来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有一天老王对娴说，你的头发该做一做了，跟我去美发厅吧，我给你做个长波浪，包你满意。娴没有说话。老王又说，你放心，不收一文钱，跟你收钱不是见外了吗？娴摸了摸她的乱发，她想是该做做头发了。但是她不想出门。所以她还是没说话。老王最后说，你要走不开，我可以把工具带回来，凭我的手艺在家里也能做出长波浪，娴说了一句，随便。娴后来习惯于对人说这随便两字。

下午老王果真带了一包美发工具回来。娴洗好了头发以后就端坐在凳子上，起初她怀里抱着芝，老王让她把孩子放下，她就顺从地把芝放到了床上。娴端坐着恍惚想起上次做头发还是孟老板陪她去的，是一家最有名的美发厅。好像还看见了胡蝶，她也在那里做头发。现在想起来一切已经恍若隔世了。

你的头发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又软又松的头发。老王的手轻轻抚弄着娴的头发。

别奉承我了，没意思。娴回头说，你快点做吧。

做头发不能急。老王在后面笑了笑，好事都不能着急。

娴感到老王的手柔软地梳弄着她的头发，电吹风嗡嗡地响了起来。热风不停地吹向娴的头部，她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昏昏欲睡，不知什么时候她警觉起来，老王的一只手开始顺着她的脖颈下滑，它已经停留在她的肩背处了。

老王，规矩点。娴说。

做头发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家里做头发。

胡说八道。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娴在老王的那只手上狠狠地打了一记，她喊道，我可不是她，让你白吃了豆腐。你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在我身上瞎摸？

这话说哪里去了？我可是一片好心。老王不羞不恼地嬉笑着说，亏你还拍过电影，这么不开化？

侯咏：和母亲相比，娴是一个强者，她把母亲的情人抢走，她和她母亲的矛盾也就是在这儿。

张献：当娴面对老王的骚扰时，一开始她还是有一个本能的抵抗，但精神好像一下子就涣散了，就随他去了。然后带着她对男人的仇恨，她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她是很自贵的，认为这是由于自己一个错误的决定，改变了以后的命运，所以她后来的状态经常是在缅怀过去的经历。

侯咏：后来她的状态似乎有点没目标了。

张献：你觉得对性的表现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侯咏：肯定要含蓄一点。比如在老王向娴作出轻薄动作时，可以借助电吹风；还在哺乳的娴，胸前可能会被乳汁润湿，用局部的细节来表现。苍蝇也挺好的，但是要考虑一下拍摄方式。可以和嗡嗡响的电吹风结合起来，当电吹风刮落到地上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过程也在进行着，这时娴的母亲进来，发现了这一切。面对母亲和老王的追打，娴应该是冷眼旁观的，甚至会笑。同时，一岁多的芝站在一旁，也在看着这一切。

杨磊：对于后面芝变态性格的形成，是不是铺垫的不够？

侯咏：实际上做给观众看的，只要突出两个点，一是娴的母亲发现女儿与老王通奸；另一个是娴抱着芝大闹国光美发厅。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芝面前发生的，也就同时表现了芝动荡的不正常的童年。

娴受到了伤心的一击，她的眼圈有点红了。同时娴的紧张戒备的身体开始松弛下来，她突然觉得老王的攻击毋需抵抗。也许她已经没有资格对老王作这种抵抗。娴回头看了看老王的那只手，那手与孟老板的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样的硕大苍白，充满了情欲，娴心想男人与男人并无二致，随它去吧。

电吹风嗡嗡地响着，老王的手温柔地游弋于娴的敏感部位，娴渐渐呼吸急促起来，她觉得脸上很热，而身体像风中杨柳无力地颤栗，奶汁被挤压后润湿了内衣。她有一种快速坠落的感觉。当娴和老王倒在地上时，她听见电吹风仍然嗡嗡地响着，床上的芝哑声啼哭，她还听见楼下寿衣店里有人在大声争吵，好像是为了一只花圈的价格问题。

对于娴来说，这个午后不可思议，但是已成定局，娴后来总是回忆起一只苍蝇，那只苍蝇从窗外飞来，叮在老王白皙而瘦削的臀部上。

娴视一切如流水。当娴的母亲把老王揪出被窝时，娴只是把被子卷紧，没有任何表情。她看见母亲尖叫着追逐赤条条的老王，用扫帚抽打他的背部。娴笑了笑说，打吧，狠狠地打，这种男人该打。当时的场面不忍再看，娴的母亲涕泪交加大发雷霆，理发师老王东躲西藏，而摇篮里的芝因受惊吓拼命地啼哭，只有娴静静地躺着，漠然注视着他们。娴的目光与母亲相遇。母亲的眼神里有一种冰凉的绝望的东西，这使娴心有所动，她翻了个身，把脸对着墙壁。墙上的白纸已经破裂，阳光透进窗子在纸缝里闪闪烁烁。这是1939年的秋季。

隔了几天，娴正在午睡，她听见母亲喊她的名字。娴觉得母亲的声音非常模糊，她好像隔着门跟娴说话。而娴始终没睁眼睛。

老王拿了我两只大戒指，你什么时候去要回来。

娴没有回答，她恨别人打扰她的睡眠。

老王还偷了你父亲的金表，你什么时候也去要回来。

你给他的，你不会自己去要吗？娴说，真让人恶心。

我要出门了。我顾不上这些了。母亲最后幽幽地说。

娴听见了母亲走下楼梯的迟缓滞重的脚步声，她当时无法预知母